

增訂四書大全

論語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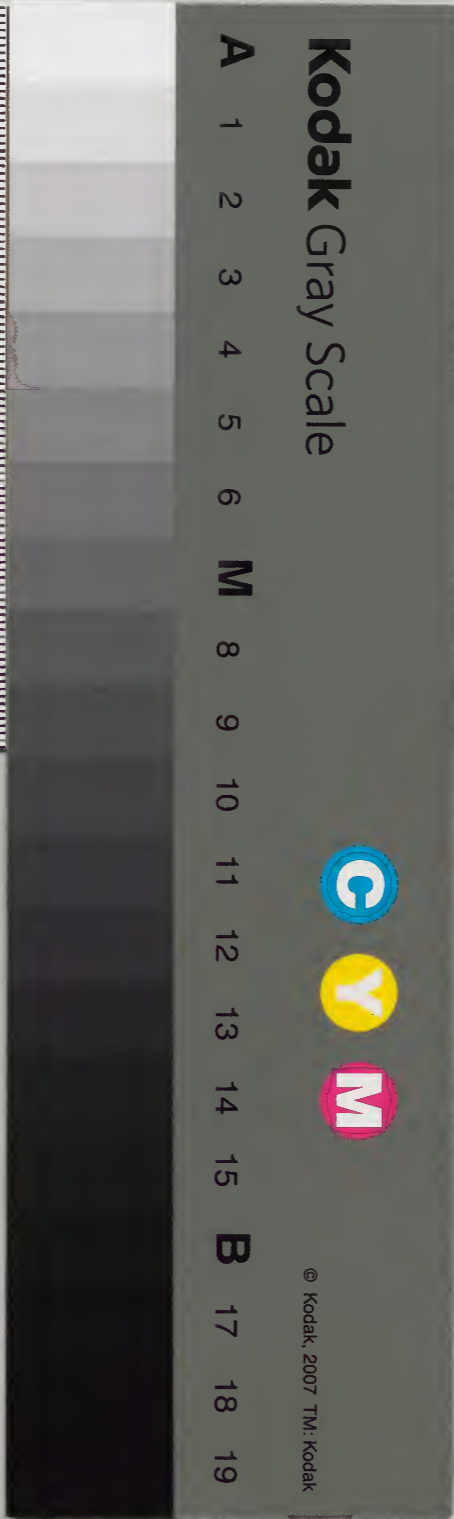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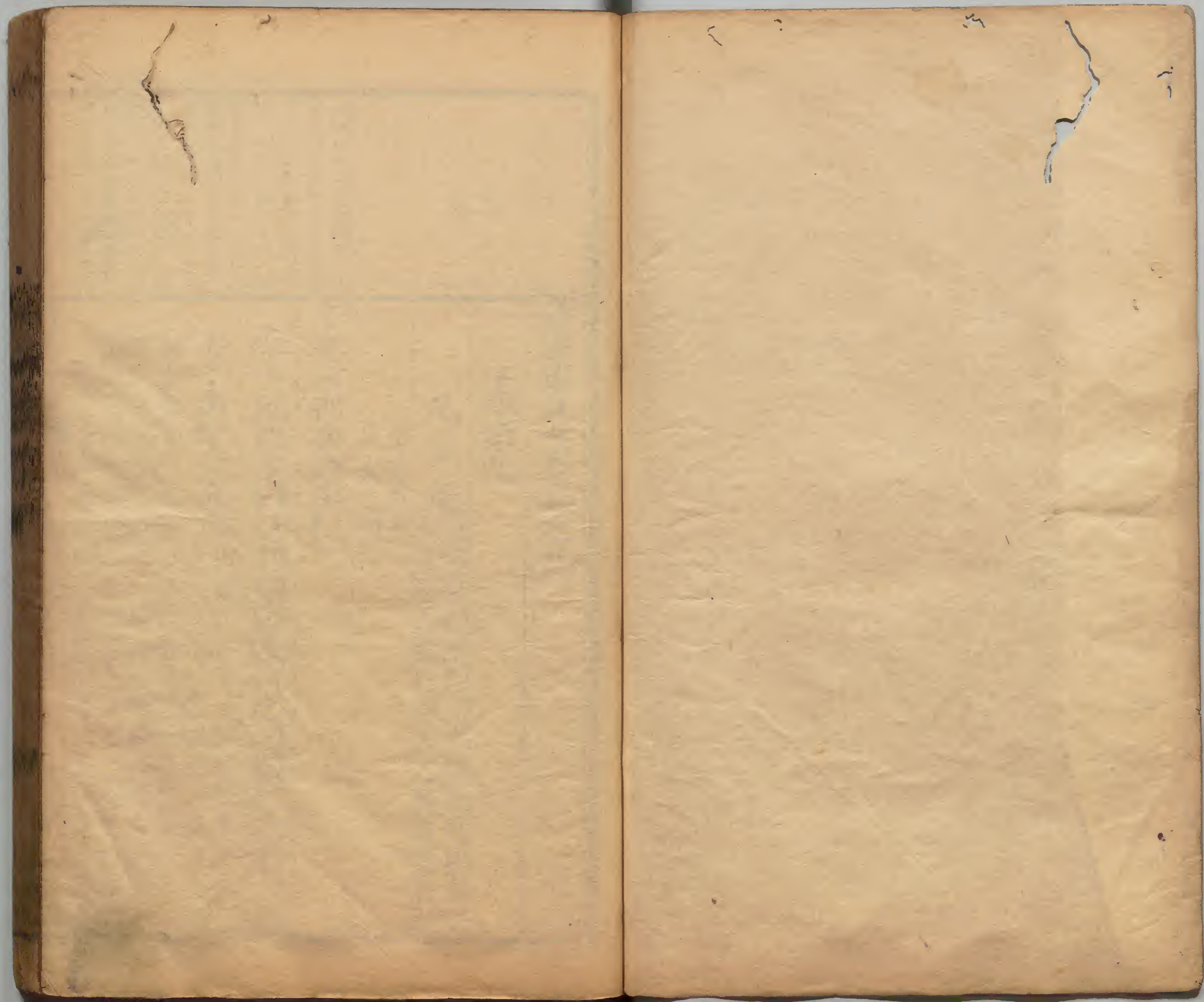
			四	漢
		四	九	書
	四	四	九	門
二	五	〇	九	
九	册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函	二	四	
一	九	九	
七	册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9
冊數	29 (15)
函號	277 153

十五





大經早林
泉林書
山山

說統曰利字畧讀斷謂夫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一則恐其淪於罕汚一則恐其驚於高遠○說約曰按語類所載尚繁大都是言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份按語類云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淺草文庫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

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

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

論語

卷之九

端喜齋

做一般又云利用出入之利
尋討者便是放於利之利元
字雖是兩般然所謂當做底
利一有尋討較之心乃是
正誼而謀其利明道而計其
功即此便害乎義而與放於
利之利同歸於一矣存疑專
主放於利之利說似偏而不
備愚謂此當以放於利之利
作主而以元亨利貞利用出
入之利作推進一層說斯則
酌盡善矣○命字集註以理
言語類多就氣言其中二條
則兼理氣言之今備載三說
惟人所用然愚謂兼說更似
完備也

言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
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不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
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
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
安處也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
放於利之利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
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
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
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
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
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
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
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
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

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
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
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
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
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
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躡等
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通古朱氏公遷
曰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
其中語則汎舉其槩也○精義程子曰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
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
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
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
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己
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
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
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躡等而反害於仁

矣。語錄這利字是箇監界塵槽的物事。若說全不
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
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
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
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
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
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命字亦是如此。也是
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
都不說著。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著時。便
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
世胡氏父子見之。踢著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
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
病出來。○問于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
言而已。○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
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
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
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
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爲不後其君

臣晚村曰陸稼書云此章有
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
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
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
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
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
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
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
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說
得粗淺耳業引存疑以大哉
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
皆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
合矣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
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
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
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

而行義。○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
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命只是
窮通之命。○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人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

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

黨人乃項橐。○雙峰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

不能遂以此爲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命吾之全
卷之七
子罕
三
遊喜齋

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本與國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

蓋博學無名不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人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實到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則近則多以知能貼之且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察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按稼書所說五病吾無以加之但愚見第一病可不正身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為善也但不是惜夫子之不能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通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

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耨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附朱子文集李時可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說辭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為順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邪當故為自屈之辭以顯其所稱之失邪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論語卷之七 子罕 四

成名耳

份按黨人之稱夫子博學固是稱其大無成名亦是稱其大故謂夫子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為大而欲以執藝成名是亦承之以謙也各主一說可也兼用二說亦可也檢文集中得二條皆是不敢當無所成名之意其一是答李時可書其一則此條所謂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云是也此條則係將執御矣將字原文作當字更與答李書語意相合當當執御矣之下更有何不以是見名乎句得此更醒

言言大全

卷之九

四

讀本

○存疑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特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一尺二寸

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

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

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附錄錄曰許氏云冕有五衰焉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然註泛以麻冕為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不止是麻冕也

份按儀禮云賓降西階下輔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解典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為誚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上世事之無害

命吾大全

卷之九

子罕

五

遙喜齋

遙喜齋

遙喜齋

氏因上有酬賓賓字遂將此賓字誤脫去當添入

四書釋地又續曰升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於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觀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賜孔曰以伯舅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胙也即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有一年而以桓公之強重以天子

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焉何一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履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為之寒心哉又曰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若凡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實未即拜君辭即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失失遂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於初又曰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幕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賓稱臣也公彥疏臣之禮

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眾為公議而舉從之非也以眾為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為異也○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易○雙峰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而推其餘也通考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

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已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私心之發也

為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起於意遂於必將成而勢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不容已

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

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

當下拜為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從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粟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已以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為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為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註疏者以此背歸屬庸言人患宋史多某正志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為通人之言余於評疏亦云爾

困勉錄曰當與無過莫草彥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適
言言大全卷之九
日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閒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

亦有意必固我莫亦有意必固我又須知毋意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又曰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註事不是無事時又曰須知意必固都有我字在內但至意必固之後則我字已成就滿腔都是我了又曰我字變態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其有害於我或欲表已所長或恐形已所短總是從我起見
續困勉錄曰此章即就上章看便見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皆從意必固我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俱非意必固我
又曰孟子一得字包得此章意又曰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暴氣象

命吾大全卷之九
有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己有己即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便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開附語錄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為不當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一箇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的是○問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

命吾大全卷之九
子罕
七
適喜齋

份按語類固便到有我之私處下云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二語其精何故刪去
困勉錄曰勿軒熊氏謂此是誠意章事謬此是屬正不屬誠是兼心意說不是專說意余初誤收

論語

卷之九

讀本

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蒙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畧有疑朱子曰人

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楊氏曰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

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之不足以記此字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死故本孟子子有戒心訓之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

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

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適喜齋

四書釋地曰禮記檀弓疏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尅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尅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尅為僕以策指匡曰昔我入此山彼鉞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論語

卷之九

適喜齋

困勉錄曰夫子自任兼窮達
說爲是大全饒氏最得象引
存疑俱主與東周說不是存
疑謂文是禮樂制度乃違而
在上者之所爲用世之事也
若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
說得然註雖以禮樂制度解
文自當活看又曰天之未喪
斯文也當依馬註作自信語
口氣與上將喪斯文也句自
別麟士謂二句是商量平對
之詞不可從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

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

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序詩書
 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
 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附語錄問斯文文
 字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
 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將
 行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道
 只是有廢典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

宰蓋以多能為聖也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

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
 語宋有太宰華督弑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
 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
 餘年其間或廢或不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
 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

四書釋地續曰孔氏曰大宰
 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
 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
 九娶於宋之开官氏之女時
 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
 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
 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
 以為是吳大宰蓋蓋哀七年
 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
 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

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即吳嚭也吳
 與魯會緡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
 吳大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
 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

辭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

聖無不通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

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附語錄問夫子多材

人本領大故雖是林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
 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
 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
 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
 造喜齋

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蓋見
 大宰大宰嚭說又史記子貢
 嘗南適吳鄭故以大宰屬吳
 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却檀弓
 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
 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
 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
 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
 之骨專車辯肅慎氏之祭長
 尺與測桓楹之廟災當日所
 為多聞而震於之者皆在陳
 事故陳大宰以為問屬吳似
 尤不若陳縱多能不上數
 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
 可知也
 翼註曰將字輕看去亦可
 又曰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
 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
 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
 聖人皆然矣

呂晚村曰聖自聖多能自多能兩件不相膠粘處子貢已看得極分曉但謂聖不在多能正知道尚德者皆能言之於此更下一轉語謂惟聖之至所以反多能此理非子貢不能闡發又曰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使道即是聖子貢但將聖字另提起說却不會說低多能人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語妙○份按呂晚村云周孔之執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實非頭等聖人不能夫此章多能只當淺看晚村何以說得如此其重蓋朱子謂聖人本領大難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則凡夫子所謂鄙事云者自夫子為之而自足以經緯天地利用萬物也

摘訓曰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與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為子貢將聖而解非為太宰聖者與而解也存疑以太宰知我乎作一層以辭子貢之聖以少賤鄙事作一層以辭太宰之聖與註背了似當云賜也說得過了不知我太宰說的是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原非由於天縱可見是太宰知我然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前三句是反子貢意後二句又是反太宰意○呂晚村曰不得辭多能并不敢嘗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詞○份按太宰所謂多能如識

言言大全卷之九

出來自別○蒙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釣○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多能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為德見於用者為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餘事耳故曰聖無不通非指德為聖也非專指德為無不通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朱子曰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

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蒙引露出君子字回避聖字也○大宰以多能為聖是以多能為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為由學而通非天之所生矣乃推聖字不居謙也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二 適喜齋

防風氏之骨辨蕭慎氏之失
之類其實亦是多聞多見中
一端但此只是彼之緒餘耳
蓋多聞多見即好古敏求之
事即博學於文之事即興詩
立禮成樂之事聖人以此自
為以此教人自是聖人以此
至如此章所謂多能亦未嘗
在多聞多見之外然却是其
中沒要緊底一端學者若從
此著力則有玩物喪志之患
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卒
毅侯困勉錄皆謂此章多字
非即多聞多見之多殊有深
意倘漫不加察遂因此并抹
倒多聞多見要緊工夫勢必
如陽明之教以多為聖門大
忌豈聖人之意乎
份按此條所謂收拾累代典
章禮樂云云乃孔子多聞多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

相近故併記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

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

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本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

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讀本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

皆謙辭耳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句子牢合作琴牢

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語錄問此亦是

聖人賢於堯舜處否且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

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

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

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

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

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

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

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

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

之禮也都不曾講得○蒙引不必說是弟子記夫子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呂晚村曰此節向為禪宗誦
據如以無知為有知妙用空
空為無知靈境皆認解也此
無知只是謙辭空空就鄙夫
說又曰萬曆間講無知竟入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三 適喜齋

讀本

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為道害不辨易明又曰以知為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弊覓心不得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於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明固妙亦於文義不通矣○份按朱子云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聖人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說向他是以已無知識與誨人不倦並重也蒙引云當時必有柄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

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發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為無所不知耳此聖人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是專重在已無知識一邊也呂晚村云須從誨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末句生來又云此通主誨人說盡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為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又云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詢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天子遜謝以為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

論語大注卷之九

讀本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談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

盡其理如此非上智○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周知之者不能也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朱子曰聖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為淺近不足為不是要人尊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踈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閒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音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

論語大注卷之九

論語大注卷之九

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
仁而居為誨之意是因朱子
並重之說而更推進一層而
反以誨人不倦為主也困勉
錄云朱子此條不是誨人不
倦一句止可作餘意不可與
無知識對說是又主蒙引之
說專重已無知識而與晚村
說全相反也已上諸說似皆
有理然愚謂蒙引專以已無
知識意作主謂夫子因人稱
其無所不知而發則上二句
中誨人意無恨夫人必有知
也然後能推以立教今在已
方若無所知識如何忽說到
誨人如此詳盡恐上下未能
說得融洽困勉錄謂誨人不
倦止可作餘意愚觀聖人每
以學不厭誨不倦並說况此
章只謙言無知未嘗說到所

以求知學而不厭上去却便
說到誨人恐不可以此作餘
意然則朱子並重之說固自
勛兩悉稱呂說雖稍過一分
然較之蒙引困勉錄似勝也
○按困勉錄云執兩端與竭
兩端朱子雖云也只一般然
朱子此句只是解其字義其
實兩箇兩端不同執兩端是
以異同言故註曰小大厚薄
竭兩端是以顛末言故註曰
始終本末上下精粗須辨愚
謂竭兩端固是以顛末言然
有異同處亦須為之剖明如
說仁智而仁智之異同亦須
為之辨明蓋兼異同在內而
顛末之義始全也

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於二反矣
雙峰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
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竭焉若
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源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
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偏實則
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
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
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
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
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
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
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
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峰
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也附錄
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附錄

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音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
濶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
然○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畧
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或問曰空空蓋指鄙夫
而言張子以為無知之意文意隔絕恐不然也○黃
氏曰抄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
集註未嘗明言空空指誰○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
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
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
已矣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
端有未
竭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蹄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杏，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

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瞽

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因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



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此蒙引雖少，必作言齊衰者，冕衣裳者，與警者，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為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可以雖少對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說。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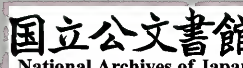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惚不可為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程子曰：仰之彌高，見

份按本註云：顏子深知夫子之道，胡氏云：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何得云未有的見乎？蓋高堅前後道體原是如此。顏子是時已能窺見，但其仰鑽瞻之，夫尚未能得其要耳。

份按語類云：問顏淵喟然歎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愚玩此條語意，蓋所謂只是說難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者，摠指四句而言。輯釋云：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不知何故如此。分配豈彌高，彌堅尚是捉摸得著，而在前在後，獨不可云難學耶？又按語類云：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據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只是說瞻前忽後二句。今改云：高堅前後

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附語錄：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者，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著力。○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



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

只是箇中庸不可能愚謂高堅二句雖亦是中庸不可能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

序先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

高妙

雙峰饒氏曰高說彌高

而教人有序也

王蔡謝

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

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言在後又嗟却以見

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收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

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

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

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

著夫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

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

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

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

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

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

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

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

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

而無所虧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

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

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

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通考勿

齊程氏曰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侯氏曰博我

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朱子曰博

我以文約

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

命吾人全

卷之九

三

三

三

只是箇中庸不可能愚謂高堅二句雖亦是中庸不可能

前聖人之中也朱子謂顏子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

份按語類云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

云云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其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語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愚謂此章與君子博學於文章約字皆是約束之意而程子獨以此章為知要故朱子辨之如此必全載其說方使學者知所折衷

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謂行也程子曰此顏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人而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上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寬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說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談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去小教人之法皆然惟于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說耳語錄學者說

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眾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闢明是甚次第○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人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間闕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闕闕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模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一筆一分明便弊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問

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
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
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去終
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
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己復禮却是顏子
有諸己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諸己○問
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
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那
行處方是約禮也○存疑文有三一是文不在茲之
文一是文以載道之文一是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之
文博文工夫此三者都要博然在茲之文天地人之
文多於載道之文見之故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
用功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
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積少以至多積小
以至大自身心性之德以至天地鬼神之神與自酒
掃應對之節以至宗廟會同之儀自日用常行之酬
酢以至古今治亂之變化無不探幽發微鉤深致
遠而表裏精粗無不到焉則博文之功庶乎盡矣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

用其力也欲從末由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

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

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

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
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
不過性情之閒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

論語大全 卷之七 子罕 二 造喜齋

李穀侯曰問雖欲從之末由也己若是要從從何處下手曰也已向博約上精進去問從了後面却又如何曰到底只是博約使顏子不至於晚年一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聖人愈到極處博約工夫愈不能已矣
呂晚村曰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才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情恍惚落孤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到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辭非悔辭也又曰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

子謂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首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硬坐顏子先迷後悟者非也又曰或問首節即贊夫子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在說夫子之道耳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

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其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却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使顏子不致迷却一開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又曰此章是顏子自敘

於政事施設之閒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竊竊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錄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問顏子是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為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用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這箇好只管飲去不覺醉當了。○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這箇卓爾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朱子文集答廖子晦書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閒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

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存疑聖人之道既無一毫不見得透徹又行之無一毫不到則向之彌高不可及者庶可及。○彌堅不可入者庶可入。前後不可為象者庶有定象矣。故曰如有所立卓爾言這箇道理卓然立在我面前也。曰如者猶未敢以為的然亦謙辭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閒看來卓爾就聖人身上說方是此是因顏子說末由也已恐人求之於窈冥昏默故言此以防之。蓋聖人日用行事之閒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是正顏子卓然之見而未嘗從者也。蒙引謂凡事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卓然亦在日用之閒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顏子則事事上認得出來夫子則件件做得到此說恐味是。○蒙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而神妙也。○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大段著力不得。○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

論語大全卷之七子罕
讀本

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
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
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
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
証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
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
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
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
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
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困
勉錄曰翼註謂顏子一游聖
門卽承博約之誘矣豈前者
嘗用仰鑽瞻之力而不得其
要後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
爾乎按翼註此疑甚疑得好
看來顏子所謂仰鑽瞻者未
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
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夫子
循循善誘者只是教其只管
用力於此耳

分按駁刺謂顏子初時未嘗
於博文約禮之外別做工夫
只是其中次第淺深所以
初時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困
勉錄亦謂顏子仰鑽瞻時未
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
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此二
說皆是謂首節不是顏子錯
做工夫所見最精續困勉錄
則因語類所謂顏子初不肯
便向下學中求及金仁山顏
子便欲一蹴而到之說遂謂
顏子始初亦未免行差與前
二說不同未詳孰是愚謂聖
門教人既不外博文約禮二
端顏子初游聖門斷未有不
即從事於此者卽子貢以多
學而識爲聖人亦是從博文
上用力未嘗錯用工夫也况
顏子而可謂其始初未免有

論語大全卷之九
理爲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
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
夫能爲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爲之才則其
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困語
錄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歎
見得他煞苦切處楊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
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
有懇切處曰顏子到此地又曰茲苦也茲其所以
爲樂也○問程子曰無所容其力又曰茲苦也茲其所以
曰未到此處須是用力到此地自要用力不得如孔
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
了自然無地○存疑既竭吾才無不學之功已盡
到此時凡聖人所不能行底都無不知不能了所
爭者聖人之知行不待思勉而已有待於思勉難有
是爭差但聖人知行不思勉從容中道處都見得分
分曉只是就欲學他那等樣却又不道處都見得分
聖人未達一間處問者所爭毫末未到聖人只差這

些也然此處全着力不得正所謂化不可爲也他那
不思勉之明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熟忽然入於不思之地不自覺矣○楊氏曰自可欲
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
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
則久久純熟自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字也問夫子
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字也問夫子
出博文約禮二事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
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
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
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
裏自覺得要著功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賢者若耍著功不勉而思勉之勉而至於
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於熟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適喜齋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適喜齋

豈乎然則終當以前二說為長也愚又思顏子天資甚高其初或求道過銳博約工夫下得太猛遂致徒勞無益賴夫子循循善誘之方始按節次逐步做去如是而謂之未肯即向下學中求謂之欲一蹴而到則可如曰顏子始初於博約之外別有工夫遂致錯走路頭則不可也○崇引謂首節慢說顏子用力用力處都在欲罷不能上此只言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蓋蒙引之意以為若在首節內說顏子用力便說成顏子始初錯用工夫故謂首節只見得夫子之道如此高妙勿在顏子身上說是如何用力此與語類所謂做來做去只嘗不到做得緊使太過放慢

又不及云云所謂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云云殊不相合然其說亦未可一筆抹到晚村所謂首節內亦有顏子工夫但重在贊夫子之道上是乃從蒙引看出而却能圖其說也○若謂顏子始初於博約之外別有工夫錯走路頭則反不如用蒙引首節慢說顏子用力之說為較勝矣

紛按語類云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裏裏裏謂工夫到熟後自然至乎卓立之地也輯釋刪去便忽然落在

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聞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因曾點而喟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

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問程子言到此大假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末由也巳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數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

論語大注卷之九子罕
三
端喜齋

寔語句則語氣未完如何可住
份按卓爾自應指夫子之道
說困勉錄謂泛以道言非是
蓋卓爾云者即前此所謂高
堅前後而見之益親切豈首
節是指夫子之道而此顧乃
泛以道言乎然夫子之道即
是古今公共之道本非有二
道也只是此處要就夫子說
耳

份按朱子云宅至理於隱微
之際說得幽深却無其意味
良然
呂晚村曰或謂仰鑽瞻忽空
求諸心顏子生平未嘗有此
一段公案也葛岫瞻謂仰鑽
瞻忽是發提實功博約是資

助於初用參提不得轉用
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
仍用參提欲能不能乃頂仰
鑽瞻忽非頂博約玉龍豁謂
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欲
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
方體乃真實之見非未達一
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
前後之說彼皆看得高堅前
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
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
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
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
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
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
義則陽明龍谿諸人一宗相
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困勉
錄曰王龍谿講欲罷不能云
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
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

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
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
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
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
約。禮。中。閒。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
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
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
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
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
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
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
約。禮。使。之。集。眾。義。於。見。聞。之。閒。宅。至。理。於。隱。微。之。際。
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
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歎
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
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
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

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顏。子。亦
不。能。受。之。於。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
據。日。積。月。累。人。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
處。○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
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
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
亦。未。的。於。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
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於。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
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
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
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
矣。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
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
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
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
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
末。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
處。通。喜。齋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三

達不已才就是性之作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捨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欲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爲上湊泊非竭才也百方家問答載龍谿此條首云欲罷不能不用工夫說愚按良知家凡遇工夫必攪轉作本體說此是一箇套子

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蓋顏子始初銳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畧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面，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敬領於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此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日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一箇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

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須學顏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於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閒如字

病閒少差楚懈反下附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

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

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宋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

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仰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

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附存疑子路只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為而率意為之亦是詐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子字故可訓無寧為寧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

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

曾子將死起而易簣音責曰吾得正而斃音弊焉斯已矣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

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華板反，華畫也。晡，明貌也。大夫之簀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虛憊之聲。曰：華而晡，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動。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子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

翼註曰：子貢設兩端以問，意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以解子路，以待字換他何等。道谷等自重。○份按：田勉錄曰：看來子貢口氣不地，這疑天子之懷寶不仕其意，謂君子處世非隱則見而天子之迹既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也。夫子以沽字破。

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



德經字以待字破他求字兩
意重意謂子貢之問意本
在沽而勉錄此條終非正解
姑存之以備一說○聖人明
以待字抹殺求字君子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此
中界限正聖賢所欲力辨者
玩註中不當求之句何等斬
截論者每云待價句語甚合
當不當將求字捨擊此種議
論其子朱子所謂以醜辭裝
藏圓熟軟美為尚者乎

言言大全卷之九

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
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備乎天理而求
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濠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
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
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
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
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音玉而求售音也
雲峰胡氏曰子貢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
子貢之問亦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
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
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
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

也可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

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

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問此及浮海莫是戲言否

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尙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
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
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
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
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

論語

卷之九

三

道喜齋

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朱子曰：是時王迹

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

困勉錄曰：樂正句，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與於詩章，是合言此，是合言註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器，謂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

為言雅頌為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為正樂雅頌得所為刪詩，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蒙引主第四說謂詩樂平說存疑駁之極。是又曰：註殘缺失次，總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謬又曰：鄭氏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此句須活看，非謂不說義也，但詩必聲與義俱備，非單說義也。然聖人教人學詩，亦有單說義者。此又是言詩之別法，又曰：自方家問答云：張桐初云：正樂即正雅頌，雅頌得所，亦謂聲律差別如歌詞殊調者也。份按程泰之謂自即至，無

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共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存疑鄭氏夾漈曰：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詞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為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

一詩入樂蓋南雅頌為樂詩而諸國為徒詩蓋詩有入樂者有不入樂者南雅頌皆詩之入樂者也然二南為鄉樂為房中之樂不若宗廟朝廷所用為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至雅頌之別則鄭氏六經與論章氏考索皆謂此作詩之體也正如後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其說最精而考索所載尤明其略曰風雅頌者直古人作詩之體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則典則醇雅故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

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于渾厚大醇也至于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建聖人而後各得其所也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也說乎○鄭夾際又云雅頌得所謂雅頌之者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自別矣

王字泰曰孟子說堯舜之道

詩言大雅

反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漢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薦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夫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後世不復聞詩按鄭氏之言有相發明者故錄之○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辭也○東陽許氏曰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旬第七篇。默而識之章亦然此則其事愈卑

而意愈切矣。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

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

論語卷之七子罕 三 適喜齋

孝弟而已矣乃眾人亦未嘗
個個傲慢如何只是竟舜能
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
稱堯允恭克讓安安却跟於
欽明文思中來稱舜溫恭允
塞却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
德自然便是竟舜的孝弟今
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
公卿謹密決不致得非然一
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
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不
實中其精微○高中玄曰他
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沈酣
頹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
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
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
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
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湯
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
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

之不勉之意同○困
窮曰此章須知四者之為
庸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
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謙
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
方是又曰聖人謙處以能而
自謂不能言謙而愈謙以四
者皆庸行言
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
以水喻道○呂晚村曰明明
言道却云不可擊破此即一
句合頑萬劫驢掀也明明就
川言道却云不可著川此即
莫將境界示人也此等說數盛
行書理漆闔矣正朱子所謂
如猜啞謎又不可說破自有
個黑腰子者愚竊謂陽明之
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
贊則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
心傳呵佛罵祖靡所不至究

言言大全卷之九

如其總功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
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
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
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此五句所包甚闊通考勿齋程氏曰維

指而易去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

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
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而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
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
道體之無窮使往過來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
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察而無毫

髮之閒去聲斷徒玩也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

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

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

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

自強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斷則庶

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

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

自強不息也附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

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

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

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遇

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此章當
與中庸上下察夫子語點孟子勿忘忽助來參看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
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

道喜齋

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又曰艾千子云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喟然與點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說水說天運說物生說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教然莫如道字之渾全也韓求仲云如斯斯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然時作必不肯及道字按不肯及道字皆袁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為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為山章禁學字于使漆雕音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艾韓兩說足正其謬但艾云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立教莫如道字渾全則猶鵬突在韓云謂道體不息若

斯水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

書夜未嘗已也

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來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這道便無這箇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無說須看其所以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高○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而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雜見就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體之可見出來所謂與道為形體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

自強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及其

至也純亦不已焉

朱子曰大抵過去底不息猶天運無一息之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

言言大全卷之九 子罕 三 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

然止是佛老見處正須從入
心自合與道體離處托出川
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婆
心○兩勉錄曰據大全吳氏
逝者不指水據淺說則逝者
即指水淺說不是又曰呂晚
村云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
逝者勉齋謂此兼體用言蓋
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
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
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
斯不舍又曰商文毅程大結
盈亨壤間皆道也而川流特
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
以爲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
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
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爲飛
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
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
透觀此則知以活潑潑地解

川流者非以光陰迅速解川
流者尤非又曰朱子大學註
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
息者亦即所謂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也○份按原泉混
混節謂唯有本故能不舍重
在在木上此意却只重在木
份按象說解與道爲體而載
勉齋之說云此言體質之體
也謂物之可見者皆爲道之
體質也夫子所云蓋合道器
兼體用而言之也勉齋所謂
器與用者指天運水流之屬
凡物之可見者也道是體器
是兩道非有體質可見惟有
器之可見者爲之體質方可
因此見道所謂與道爲體也
蓋器爲道之體質用爲體之
體質也故曰合道器兼體用

言言大全卷之九

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覺軒蔡氏曰夫子
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
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
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
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
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
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才
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
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
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
所謂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
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道者也即是而推之
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通考勿齋程氏
曰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曰天德又曰天德者聖人
希天謹獨者賢希聖又曰幽隱緜微必謹其獨是曰

慎獨附語錄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道體體
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問如何
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否曰然○問天地日月陰
陽寒暑皆與道爲體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伊川
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這箇體字
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
看見如曆家說二十人宿爲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
轉不齊不記這幾箇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爲體○
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
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曰學者當體之以自
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
只少不謹便斷了○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
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
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
理會道理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

論語大全卷之九

三

端喜齋

讀本

而言也今因勉錄謂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勉齋謂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最明勉齋本指與道為體說因勉錄誤認為指道體之本然說蓋因大全於勉齋此條止載夫子所云合道器兼體用二句而刪去上文遂有此悞耳然其謂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此說却當蓋道體體字指道之通體道之大全而言包體用在內朱子謂此體字說得來較濶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是也愚因細玩體字之義蓋道體之體一義也與道為體之體一義也體用之體又一義也不可不細辨也張註曰德兼人已此以歎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目省之意○困勉錄曰困外另

其說不必從然存疑遂謂史記因子見南子事而撰之則太刻

呂晚村曰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為學之義已在題先若謂如許之比體直從為山寫起則本旨夾插不入矣又曰只一進字有崛強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

言言大全卷之九

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礙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朱子文集答陳與叔書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 愚按自此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楚辭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贊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好德矣然民鮮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

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

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二招搖市過

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翱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弟自蔽公

與同車翱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則此合平聲書曰為山九仞功

論語大全

卷之九

三

適喜齋

倦意若止作一字讀便抹殺許多妙義

份按此章以譬如二字發端晚村謂正意已在題先畏當較之松栢驥力苗秀章自不同也說統曰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石一味昏昧無醒發便是

惰了○困勉錄曰惰字即兼昏字又曰所謂不惰者當其間教之始即有莫過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過之象兼說方是只從新安陳氏說為是蒙引太拘大全朱子謂不惰唯於行上見得者蓋心解者不可見而唯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

言言大全卷之九

讀本

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

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趨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木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

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

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聽得夫子
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
已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
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峰
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
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
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
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
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
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
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蒙引心解知也力行行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困勉錄曰止字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

也。而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反形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

其方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

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

結裏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閒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通考朱氏公遷曰顏淵之死伯

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附存疑語之而不惰止是見其進未見

其止處○蒙引既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當不可以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為解孔子之意謂回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夫音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朱子曰苗須是秀

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

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擾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

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實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

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其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

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而

命吾大矣子罕

翼註曰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吳省菴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困勉錄曰南軒張氏雖兼入時說其實不重須活看又曰南軒以有質而不學解苗而不秀新安以始學而不發達解之新安較勝蒙引亦從新安又曰須知苗秀實俱以正學言若走了差路而秀且實愈不是矣此又是上達下達之分○呂晚村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為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故看此章書亦只要跌醒得有矣夫三字之意

讀本

說統曰此通是激厲後生語
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敢
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揚他
○吳省菴曰究後生之終便
是四十五之人原四十五
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
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
如何一息可怠情得○困勉
錄曰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
四十五限定人也又曰王
陽明云來對今只就後生言
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
我字按陽明看今字似渾然
註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
自妙又曰註明說不以善聞
是即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
意與是聞也之聞自不同不
必作聞道看陽明之說非也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多日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

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

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

此意大戴禮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

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

進者也四十五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

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

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脩則未

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蹟名銷則不足畏而尹氏曰

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

少去聲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張氏曰有至於四

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

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者將轉盼

而至不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

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

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

便休存疑有待只是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

也以不亡何待來看益明白

說統曰理無可逃故必從情
無可拂故必說此是進言善
處然必改與釋而後實救其
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
進言者無法故曰吾末如之
何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
救正上○四書家訓曰與與

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
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論語大全卷之七子罕
三
讀本
遊喜齋

或借他人及古今事與類者
或寓箴於頌○困勉錄曰此
章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
發從與說權在言者改與釋
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
全是激發他改釋語意與孟
子梓匠輪輿章一樣或謂有
法語而不見從與與而不見
說者何謂從與說權在言者
曰此是千百中之一從與說
乃其常也又曰法與樂指君
友不可單作臣談講又曰從
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能
改真說自能釋又曰與註云
釋字固是心釋其微意改字
亦根本上悔悟而來改字固
改其前非釋字既知其微意
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
可因改釋二字以法言作改
過與言作陳善按與註甚是

但又謂法言與言俱是規過
恐偏又曰湛甘泉云說而不
釋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
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
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銅
曰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
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
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
按不說從者反不足責而說
從者足責不說從者反可望
而說從者無望陳新安湛甘
泉之說一意而兩解兼用方
完

言言大全卷之九

法語陸氏音魚者正言之也與言者婉而道之也釋

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法言人所敬

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與言無所乖忤五故

故必說音悅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

也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

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

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

則徒知古入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徒知古入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法言若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與言若其論好去聲貨好

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安

陳氏曰謂全不從不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其能改

說者此等不足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新安

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釋之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深可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朱子曰與謂與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

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

曰吾末如之何也已○兩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

告之與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

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而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

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

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與言秉彝之性

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

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脩

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

亦莫如之何也已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三

適喜齋

讀本

○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兩漸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

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

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

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

說統曰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翼註曰可與不可全在人已二字不奪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

說統曰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胸次高明之詞非必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著○四書家訓曰不恥言他一點真心脫然

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爲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爲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想里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



於世味者如此非強排遣於外云爾

言言不盡

讀本

賤者勿軒熊氏曰縕泉著出記玉藻云縕為繭縕為舊絮疏好者為縕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峰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縕玉藻縕為繭縕為袍縕為縕帛為縕陳澧註曰縕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縕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縕○東陽許氏曰禮記縕為袍註縕謂縕及舊絮縕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為之泉著泉牡麻也以泉槌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細麻裝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泉著在袍中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

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附蒙引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恥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挾此為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集註於衣做縕袍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減便是此意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減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閔祖云伎

己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是慕他○慶源輔

說繞曰不伎不求根上恥字來伎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者恥之漸而為希冀○李衷一曰引詩不是贊歎他乃是誘掖獎勵他使由此以進道故何是以減只發明得何用不減內意非有兩層○份檢何用不減猶云何往不減也用字只作虛字說者多云稱神全在用上用之則減足則不減非也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完

端喜齋

呂晚村曰義理學問無窮邊
有自足之意便不復進此何
足以滅正解非謂不伐求者
并要忘其不伐不求之心而
後謂之進境亦非謂終身誦
之即是伐求根苗未盡處必
并去之而後滅也

言言大全卷之九
氏曰彼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
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
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附蒙引始言何用不滅者
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滅者以其不復求進
於道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滅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求進於道矣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
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
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
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於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
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後別無長進矣○問人惟中
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
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
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
而忌嫉彼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
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
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克此而上之至有終身
誦之之蔽不然箠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
工夫信乎不可遠已也卜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
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故夫
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故夫
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伐不求之
事何足以滅承何用不滅之語而
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
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
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
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
理無窮此特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學 適喜齋

事之善者。遠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伎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賢閭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

呂晚村曰。為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著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樗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為松柏。說得極淡。極平。處松柏地位。益真益高。○份按。朱子取謝氏周於德之說。當上勉人為松柏。意即

范註所。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守可見。亦只是說歲寒而松柏之身。分乃顯。未嘗為松柏。叫屈也。然則警人當早知松柏。意乃偏勞。議論非正旨也。

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己。則放辟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彫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一。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五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葉無不彫。而是時。松柏獨不彫。則知後於眾木之彫也。○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眾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眾木而彫。零。以此君子在平時。無異眾木。必經事變。方見其異眾木。而特立。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謝氏曰。士窮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

份按饒氏謂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而以士窮見節義二句分貼乃繁疏趙氏說其言非是蓋所謂利害者正於事變上見之何云兩件但利害有大有小小則利害係於身家士窮乃見節義是也夫則利害關於邦國世亂識忠臣是也

困勉錄曰註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傲此又曰題而只是成德者心無私累言外則見學之序四書家訓曰三不

言言大全卷之九

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新安陳氏曰

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峰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必君子之德然後能不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或問范謝得之謝說舊本有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削之不識其何意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附語錄真見得理足以勝私故

不憂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

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湖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

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附語錄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

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羸屬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義明之附語錄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此學之序也朱子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此學之序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是 適喜齋

言言一之
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不日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就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

讀本

李穀侯曰。共學只是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而不相謀之人。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於他岐。此便是志於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此便是據於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於仁。所謂樂之者。一節畢竟宜主三平說。呂晚

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存疑。人心有欲。則有求。有求則有得失。有得失則有憂患。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也。患失之。仁者理足以勝私。則無求無求則無得失。無得失則無憂患。故曰仁者不憂。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鍾直追也。所以稱字。物而知

論語大注卷之九 子罕 三

村曰畢竟共學是如何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眉山權術未嘗不據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闕之以學非其學故不可與其也今人於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為學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份按朱子謂義包經辭又謂義似秤權是用那義底如將這秤去稱量是以秤衡為義字可在經上說亦可任權上說潛室陳氏以經為秤衡權為秤錘是快認經字為義字而義字止可在經上說矣

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常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

推原器物以論理也附存疑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蒙引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可與者此亦為君子會友輔仁而○楊氏曰知為去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

吾人全卷之七子罕 造喜齋

又謂須是聖人方可與權看
來二意當兼用蓋到從心所
欲地位則聖人即是權在大
賢則以權衡而知輕重皆是
可與權蓋程朱所說權字內
又自有二項

言言大全 卷之九

讀本

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
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
用時粹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
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
得。○雲峯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
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
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
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
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新安陳氏
曰九卦謂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
傳。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
欲行鮮不仆矣。○雲峯胡氏曰洪氏之說上文有
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
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

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

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

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

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

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唱

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

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

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權也。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

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

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

當有辨。○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權

論語之全 卷之九 子罕 適喜齋

言言大全卷之九
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
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
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
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
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以
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
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
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說亦未甚病。
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也。
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
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不得已處，經所
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
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便是經所以與立，則
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
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
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
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

份按語類能處置得變事下
云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
常事意思只在此二句甚精
輯釋何故刪去
困勉錄曰：高、新、鄭、云：自漢以
來皆云：常則守經，變則行權。
不知經者，權之衡，勛兩各具
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
錘也。往來取中相為用而不
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
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
用錘而不用衡也。伊川謂權
是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
濟經所不及，夫權以稱輕重
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
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
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
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
而以錘濟之乎？朱子謂：經自
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

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
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
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
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
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
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
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
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李
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其心之所安，寧
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
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
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
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蔓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
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
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
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
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
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

論語大全卷之九子罕
是
適喜齋

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
夫權固自是權却不離經經
固自是經然非權莫能行也
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
錘耳何以云權也漢儒謂反
經合道夫經是何物道是何
謂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
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
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
得分兩也有是理乎彼權變
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
以云權也按高說本潛室陳
氏若移解執中無權之權則
通彼權字可以衡字對說此
權字不可以衡字對說此權
字即兼衡字在內故程子以
二字總說註中經字不作衡
字看義字及反經合道之道
字則作衡字看夫程子以經
字包權字朱子以經權分解

皆是在處變上說權字高說
以經權合解則二字俱兼常
變矣高所謂經字即程朱所
謂義字而程朱所謂經字高
却混在權字內程朱之意蓋
以立為守經權為達變其義
甚精若如高說不知立是守
個何物若仍說守經不幾為
子莫之執中乎須知可與立
與子莫之執中自別子莫是
無權之衡可與立是已定之
權執中無權之權說得潤包
得程朱所謂經權此權字只
是就變說所以必欲如此分
別者蓋執中無權之權難與
立字對說也又曰問執中無
權之權何以包得經權曰方
用經時也須擇善豈不是權
此是學者事若處變之權則
是聖人大賢事執中無權之

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是權只
在經裏而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
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
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
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
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
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
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
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
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
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
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
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常用涼藥冷病者當
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發他熱
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
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
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一
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為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

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
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
無辨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
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
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
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
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
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
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
非理明義精即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
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
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
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
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
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
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
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
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

權都兼得如親則常親民則當仁物則當愛此是學者之權如親有時不可盡親民有時不可盡仁物有時不可盡愛此是人賢聖人之權○言公論李楚琳疏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與此章權字義最合○份按朱子謂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用程子經便是權之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二者亦有深淺蓋嫂溺援之以手之權乃可與權之權皆就處變說故曰重口深若執中無權之權只就處常泛說故曰稍輕曰淺其曰可用程子經便是權之說者蓋尋常事體皆有自然之中其事皆須用權此權字只是合于經事之宜所以可用經便是權經之也今

因說計執中無權之權包得經權說得潤與朱子之說不同然亦似有理蓋朱子之意謂執中無權只就處常說乃是已定之權經便是權似在此章可與立一邊上說也困勉錄之意謂執中無權兼常變說常時擇其已定之權是學者事變時用其無定之權乃聖人大賢事則包得此章可與立可與權之義也要其謂執中無權之權與此章權字稍有別則一也如以出處言之或偏立用世或偏主潔身皆統一者也其浮沉於或出或處之間者乃子莫之執中也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處是則所謂中之所貴者權也此權字只是合于經事之宜蓋已定之權也至於孔

孤寡託為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李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常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闕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汎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附語錄或問伊川云權即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

道理胡做了○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泛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舉○朱子文集宋深之問子莫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

唐棣郁李也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

子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世亂而愈欲出雖佛胥公山之名皆有欲往之意而自謂善而不磷涅而不淄此則處變之權非有一定所謂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非聖人不能也朱子謂執中無權之權稍輕是只在君子有定之權一邊上說也困勉錄謂執中無權說得濶則兼君子有定之權與聖人非有一定之權而言之也○又按續困勉錄曰立須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蓋權字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權之淺者也未可與權之權權之深者也此似更得朱子之意困勉錄曰第二節不是懸詩蓋詩以人言自不妨言遠若以理言則不得更言遠只是

教讀詩者不以文害辭耳又曰或云逸詩所謂爾思以思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理言說本陳新安而虛齋因之朱註並無此解也又或引禮記優乎如見愾乎如聞謂能思則鬼神可通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只是感通未至竟將離騷與唐棣並譏此輕翻先儒成說不可從又曰仇滄柱極取蒙引思理之說而曰聖人議論實發輝道理初非有虛懸恍惚之見此章恐後學不能極用其思偶備於唐棣而發之是論思非論詩也又曰問不思者不猶愈於思邪者乎曰思必先論淺深而後論邪正思之深者雖邪可救思之淺者雖正不可救又曰夫子只要人於當然

言詩大全卷之九

讀本

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或問偏之為翻朱子曰非獨晉史棣矣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與花通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則遠字亦叶於圃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翻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以為易則忽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為難則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慶源輔氏曰深遠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誼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

論語大全卷之九 子罕 是 適喜齋

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互探賈
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不
要泥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
人不是

言言大全卷之九
吳
讀本
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附蒙引詩言豈不
爾思至是遠而以人言也夫子只借詩之言而反其
意其實不會指說出朱子註云蓋前篇仁遠乎哉之
意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知其
以理
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

焉。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由聖人身上透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天天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

翼註曰：恂恂只是樸茂對文，飾言不對詐偽言。似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困勉錄曰：蒙引解恂恂二句皆言貌，合說極是存疑，又謂只作詞氣說容貌在其中更分曉。

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孔子做底，便是眾人合依底。故開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通考吳氏程曰：入太廟，係重出不在數內。○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子至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恂也。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恂反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去聲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



辭氣如此

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

詰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或問恂恂曰以詩書訓

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

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

賢智先人即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

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遠由親

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

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蒙引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只是一意相連說與後節足

縮縮如有循一樣語勢或於此分言貌者非矣○或

以集註云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為指貌以本文謂

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為指言真未達哉夫所謂

信實之貌此貌字虛如大學瑟今個今者恂慄也恂

慄本指嚴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

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得為無貌

且以賢智先人者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樣矣

便便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存疑恂恂只作辭

讀本

讀本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

可以不明辯總言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極言

之在朝廷但謹而不放爾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

如此○蒙引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此

可蓋在宗廟難著極言字在朝廷難著詳問字

禮記曰此章只重言不重貌
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困
勉錄曰此章重註不同二
在鄉黨則不言在廟朝則言
唯謹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
如雲峰說則在鄉黨固不言
在廟朝亦不輕言及重在唯
謹處此另是一說不必從又
曰蔡驥伯云常人於父兄宗
族前誇逞才辨而一遇當場
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
聖人則恂默於鄉黨而大能
發揮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
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
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此節
議論殊令人可愧
說約曰朝字沾看言夫子之
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自
照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
馮氏曰此當記夫子為下大

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讀本
而明辨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
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
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
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魯臺
雖離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
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雲峯胡
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
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
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
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
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
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且及誾
魚巾友

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
耳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
故可直遂語亦不甚穩也侯
國只有上大夫下大夫則位
固無中處者安得我尊彼卑
可以直遂乎若云我亦上大
夫則與上大夫言固不必闕
闕如若云我并未為下大夫
則與下大夫言又不當侃侃
如也存疑云下大夫與已平
等者上大夫尊於已者仰妙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
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
於其君下大夫五人馬氏曰
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
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又三
卿之屬也下大夫五人二卿
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

此君未視朝時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
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
位而相
與言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胡氏曰王
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
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
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
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
後漢許慎字
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
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
守理義而無所回屈
闐和悅而諍也
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
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舍
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悅則不
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
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
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
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

論語卷之十 鄉黨 四 適喜齋

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節三卿也傳其五即下大夫五人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信不可直遂矣但麟初意大夫止分上下而無中馬氏注頗有上中下大夫之說然後方氏注云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則謂有中大夫者自為天子之制麟之言猶當也○周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皆是以前為別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左傳成三年城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諸侯

有上下大夫而無中大夫皆確證也但上大夫即卿而左傳似謂卿之下有上大夫小國二卿而左傳似亦有三卿又參錯不可曉陸聚圃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蹴踏如象其起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蹴踏之中適是一箇意象不平對○翼註曰蹴踏字從足傍說者謂足不寧也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又曰威儀中適之貌中是得中而不為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

言言大全卷之一

斷斷如也斷闕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諄意思○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諄和悅者事長順也諄則不詭隨矣

君在蹴踏如也與與如也蹴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蹴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

輔氏曰蹴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蹴踏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卻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張子曰與與不

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

忘向君也亦通上大夫闕闕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

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峰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卻皆從容中

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蹴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慢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附蒙引蹴踏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聞聞侃侃者○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又不同矣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同也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附蒙引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躒如也擯必引反躒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躒盤辟貌音辟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五 適喜齋

壁與壁同。○盤辟。慶源輔氏曰：擯人乃盤旋曲折之意。皆敬君命故也。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躍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通考：吳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者。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檐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

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闌西北面。

份按此條謂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闌西南面，擯者西當作闌東，司儀疏云：主君在大門外之東，論語邢疏云：主君出直闌東，可見西字之為誤，其南面二字亦非是。當依邢疏作南，西嚮立，蓋避南面不敢居也。若賓則邢疏約大行人文，謂為北嚮而立，不必如蒙引謂賓主各斜立也。夫主君嫌於南面，故南西嚮立，而賓則何嫌於北面，乃亦斜立乎。

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闌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采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司儀賈疏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者，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承介傳與末介，承介傳與末介，承介傳與末介。

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禮整貌 周禮春官大宗

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自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侯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

份按所謂再命為上士三命為下大夫四命為上大夫皆先鄭註不可從輯釋引之非也六命註中子男入為卿治一官此先鄭註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云云後鄭註也先鄭以為子男之國入為王朝一官而後鄭則以為王朝之卿二說正相反輯釋混為一說尤謬乃大全則不知其非而全用之矣愚請據典命及後鄭註一為正之一命者王之下士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者王之中士列國之士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

者王之二十列國之卿也四命者三之下大夫公之孤也五命者子男也六命者王之卿也七命者侯伯也八命者侯伯之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及王之三公也九命者上公之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及二王之後也份按介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擯以次立於主君之東南西面擯安得有居西者乎上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末介以次傳之上介然後得達於賓安得有擯以手擯賓前致辭之事乎輔以此條誤其份按聘禮之文如此則孔疏謂卿大夫皆下其君二等者未必然矣份按孔疏此條邢氏解君名

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采于弓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禮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附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疏各下其君二等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為介三介彼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曲禮孔疏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

使擯章全用之

份按公來則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今其使來故下其君二等

困勉錄曰邢疏謂卿來聘不用擯介傳命則擯介自上擯以外其虛陳列而無所事所謂擯所與立左右手似不說此所以大率蒙引只以兩君相見之禮言

困勉錄曰賦士謂以夫子為次擯似拘最妙蓋擯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為次擯而後有左右也
份按註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則非傳之末介可知矣

言言

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闕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闕外闕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遷逸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擯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人

也如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蒙引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言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孔子是時蓋為次擯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為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未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世所傳射禮之揖為可證○此節重在衣前後襟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整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

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論語

適喜齋

份按司儀註前云出接賓曰
擯入贊禮曰相後云相主君
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語
佈也然則擯與介皆即是相
矣因勉條謂總註擯相相字
未見著落殆未知擯之即為
相耶

份按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
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
門曰路門至於路門而門畢
矣故亦曰畢門諸侯止有三
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而
無臯門應門魯亦三門而以
庫門擬臯門以雉門擬應門
故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
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稱臯
應之名也○鄭箋云諸侯之
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
雉應謂詩傳云太王特作臯
應二門周有天下遂尊以天
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朱子
又謂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
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

言言

紆君敬也

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

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
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義仁山金氏曰賓不顧矣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
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而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
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
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顧主人送拜之亦不顧
亦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
不顧也○蒙引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
必一見成禮而○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
遂送歸其國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
容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朴朱子曰相
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
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曰色勃足
躓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
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
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

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附司儀
疏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南軒張

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
宜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
小而敬謹可知矣附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
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臯庫雉
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
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大王之事明堂位以魯
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臯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
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
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臯庫庫路著
矣特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闈人掌中門之禁
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
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

論語卷之十一 鄉黨

遄喜齋

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然則鄭箋之說不可從也○天子五門其最外之門曰臯門故外朝在臯門內應門是第四重門則治朝在焉諸侯三門其最外之門曰庫門故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則治朝在焉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

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賓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卿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衛莊公釋於庫門之內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又曰軍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公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臯門應門特為臯應之制而已况非魯乎闔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

之有獄訟入束矢鉤金於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臯門庫門若然縣治於中門宜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朝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闔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無據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

除庚反

闕倪結反

之間君出入處

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禮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朱子曰棖

如今竟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闕之間為君位

說約曰立不中門據朱子二條及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在右扉一邊不是君出時闕左開右君入時闕右開左臣又反是也饒雙峰誤矣夫以兩扉分左右即闕右本有定處何必活看耶又曰據王藻闕門左扉立於其中為天子問月之事則拊左之說亦不必拘或是並啟而不由耳○份按門以向堂為正自外

而言東扉實為右扉西扉則左扉也君臣出入恆由右扉則固就東扉而言矣右扉左扉此東彼西原有定所饒氏謂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是謂左右扉無定所也其為說約所駁宜矣但說約謂由闕右非不中門正解則非也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闕東左則由闕西所謂入門而右入右扉也所謂由闕東者拂闕之東而行即不中門之謂也困勉錄疑由闕右即拂闕之義而不敢遽定說約為非何也說約又引玉藻介拂闕士介拂楨為不中門之証此亦非也玉藻所言乃兩君相見為摺介者隨君而入如此與平時入公門之禮不同若如說約之言則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闕兩旁有楨中門謂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楨楨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楨闕之中但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也○語錄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楨闕之問即古人常闕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而禮疏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

介○之下所謂大夫中楨與闕之間者豈大夫獨當中門耶○兩君相見則賓入自西扉之中門主君入自東扉之中門若聘客則不由中門其行聘享之禮入自西扉拂闕之西而行

份按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為外朝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之內為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

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闕東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人時仍依闕東○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註凡大門而右由闕東左則由闕西疏由闕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闕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疏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闕西楨闕之中矣而稍東近闕也行聘享之禮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闕西用禮也私覲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闕東從臣禮也○闕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楨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存疑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是入公門時事○蒙引依朱子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謂門屏之間人君字仲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群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眠朝則太僕正位掌摯和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群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

嘉事為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於內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群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內朝按朱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群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

反立之處所謂宁也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君雖不在

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

也○附禮書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退朝皆退王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眠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侍朝畢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眠燕朝則正位掌摯相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其位王南鄉三公

論語大

三

造喜齋

即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為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

份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而諸侯西而曰朝註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疏云牖戶之間謂之展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觀禮也門屏之間謂之宁謂春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當宁而立也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所謂

朝於內朝而片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阜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若對路寢庭朝又為外也又曰天子三朝其二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其三是阜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此是詢眾庶之朝也蓋阜門內之外朝所以詢萬民而路門外之治朝乃所以受諸侯之朝然則所謂門屏之間若宁立處云云者宜若在於治朝而不當引之以証外朝也

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又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魯語曰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目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日子

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容

攝攝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川反通考吳氏程曰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緝也

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軌反之而傾跌

失容也屏音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

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執而已笏則指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字

適喜齋

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質而執勞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躐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躐階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躐之也○兩手握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

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階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稍

又加整頓衆人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爲衍文口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階始終以敬也○存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此一節記孔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即此位

在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

既始怡而復踧階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

辨志堂訂正說約曰按從末言有五等以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章男執藻璧爲據先君子辨非有曰按曲禮凡



學諸侯是子男同執也
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
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
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耳
夫曲禮言擊自天子達庶人
且詳及婦人童子野外軍中
何獨略於子男雜記則更詳
其長短之度蓋列爵雖五而
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
殺以兩則九寸五寸七寸之
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非彼
乎觀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
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
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言奠
圭玉而不及璧則子男執圭
可知禮器之禮有以少為貴
者圭璋特謂朝聘用圭璋圭
璋皆特達之禮用璧則以
象帛為之者子男執璧則璧
亦有特達矣何以不言乎和

命云上帝奉同珥玉人云天
子執珥以朝諸侯說者謂珥
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
圭璧夫圭方璧圓珥可冒圭
而不可冒璧且未聞天子有
兩冒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
冒也則五等皆圭益信矣况
圭以為擊手所執也當朝親
行禮使子男執璧若奉燦然
尚何禮度足言乎又按諸侯
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
孫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為信
禮畢反之則禮聘禮班班可
考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
祭祀則遺燕好用之傳記昭
然不得與圭混也
份按此一段是主國之君以
圭授使者之禮其使者執圭
行聘禮見後

言言大全卷之十一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工

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之圭也朝覲執焉始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

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

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贊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

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

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聘禮註大問曰聘諸侯

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小聘使大夫周禮諸

侯邦交歲相問殷相問世相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

辭疏大問曰聘小聘曰問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

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

敬謹之至容儀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

一似不勝者耳

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

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

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上如揖下如

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

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

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川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

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

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

讀本

周禮冬

官考工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命圭者

主所命

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

也。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蹠蹠如也。踵是後跟也。如有循。絲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附儀禮上。介及眾介。侯於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旛。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適喜齋。

言言大全卷之十一

鄉黨

份按此段是聘畢將歸退還

於其左。接開命。賈人西面坐。啟積取圭。垂纜不起而受。宰宰執圭。屈纜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纜。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纜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祔。註。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繪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以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觀聘。疏。雜記云。圭信齋儀。禮圖案。授使者圭。特以受命。言之者。受命莫重於受圭。故圭所以致君命。而通信誠也。又曰。今案。父幣之禮。父陳幣。以授使者。官陳幣。皮加其奉於左。皮。上注。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玄纁也。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圭所以聘也。束帛所以享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侯使者釋幣於彌。釋幣於行。乃遂載旃。帥衆介以授命於朝。於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以圭。所以謹之重之也。儀禮君使卿皮弁還

禮

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盤。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疏。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新安陳氏曰。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

有容色和也。儀禮

說約曰麟案禮記注又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曰發氣滿容。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饗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反形句也。愉愉則又和矣。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

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卻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

份按第一節行聘禮

份按第二節行享禮

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峯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儀禮厥明。訝賓實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由。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相。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受宰玉。賜降。立。擯者出請。賓視。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

論語卷之十 鄉黨 七 適喜齋

份按第三節主君禮賓

份按第四節私覲私獻

份按第五節介私覲

言言

卷之一

二

讀本

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
 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
 首而東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擯者出請事
 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觀擯者入告出辭
 謂未禮賓故止客而先禮賓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
 者人告宰未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去
 云禮賓有三節受几也受禮也受幣也賓執左馬以
 出云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
 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
 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
 命牽馬右之人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友還負序振幣
 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
 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
 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
 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
 馬出公降立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云云送獻不
 入奉物禮輕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

份按第六節公送賓問君問大夫勞賓介

玉錦束請覲云云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
 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
 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
 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楊信齋儀禮圖自
 厥明訝賓至此只是一日所行之禮○論語邢疏其
 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
 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
 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
 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
 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
 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
 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
 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
 琥以繡璜以黼故鄭註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
 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
 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
 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是也○
 蒙引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

論語

卷之一 鄉黨

六

遙喜齋

言言大全卷之一 讀本

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然此私覲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晁氏曰

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

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雙峰

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困勉錄曰註紺齊服也孔註亦謂紺者齊服盛色則以齊

服純用紺非若緌之僅用以飾也而蒙引則謂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則紺又似止用以飾與緌一例也從蒙引似直捷○份按天子之齋服則玄端而冕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則玄端而玄冠故曰玄端齊服也司服則謂齊服又有素端陳祥道引鄭氏之說謂素端為札荒有所禱請然則齊服止是玄端安得有以紺色者為之者乎蒙引以紺為齊服飾似為得之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

則皆反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通考吳氏程曰絳古巷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為之飾領緣俞絹反也

者或作也字非緣俞絹弋絹二反問緌以飾練服緌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雙

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暮而練其服以緌為飾○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練緣古註說以緌為緌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緌取絹切緌

是淺絳色緌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緌當練殊不相似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

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為飾歟附蒙引君子指孔子而言猶言君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紺與緌二色為常服之領緣

蓋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此不以飾者飾常服也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七 遄喜齋

蓋齋自有齋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齋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齋喪。如何齋喪用之。領緣之制。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朱子曰：紅紫非

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駟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駟。爲中央之間色。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

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氏曰：紺齊服。緞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服之服。禮服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通考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爲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畧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旬體也。反

詩所謂蒙彼絺。側救。絺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絺。絺之蹙感者。蒙。謂



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鄒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絺

先的裘欲其相稱去聲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

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絺綌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

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氏之祭服也

○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絺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

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視絺綌見裘之美日絺加全衣重襲於絺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

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檜風孔疏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土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也正服亦緇色也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裼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若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

份按素衣霓裳者天子之士
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服
也諸侯及其臣在國視朝受
聘之所服也其上則皆服皮
弁服也若天子之視朝雖服
皮弁服然皮弁服之下則用
狐白裘錦衣不用霓裳素衣
矣○秦風孔疏云諸侯在國
視朝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
服皆服霓裳不脫狐白蓋諸
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白錦
國則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
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
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
賜歸則服之以去廟而已於
後復服之據此則此疏告

廟之見服之亦當作告廟
之後則不復服之

讀禮志疑曰裼襲二字見孔
疏於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
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
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
端合垂而於下謂之有藉當
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
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
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
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

言言大全卷之一
讀本
是大蜡之祭川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
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
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以裼之以
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玉藻孔疏天子
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
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
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
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
上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
衣故下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熊氏云當用
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
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麕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
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
視朝則素衣霓裳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註云素
衣霓裳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

故聘禮公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豕裘絞衣以
裼之又以論語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
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
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禮書爾雅曰鹿
牡麕牝麕其子麕麕即麕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
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為物善接其類
而麕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玉藻曰麕裘青豕裘
絞衣以裼之孔子曰素衣麕裘鄭氏釋聘禮曰麕裘
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麕裘素衣以裼之則絞衣素
衣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黃之色其說無據○存
疑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鄭
氏註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裼也孔氏註曰裼裘襲
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
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吳氏註曰裼裘者裼
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
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玉藻曰裘之裼也
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裼者謂裘
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

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蓋藉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介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藉屈藻之時則須麗後則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釋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似袒存疑解難蓋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衣不入公門孔

疏云襲上有裼衣裼衣之上
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如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言言方之

美以為敬也方氏註曰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耳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耳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由內達外則有襲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襲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按諸儒之說襲上外衣尚有二重裼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裼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王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註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詩曰衣錦尚絺然則衣錦上復有上衣明矣愚按錦衣即第一重裼衣上衣服第二重襲衣云使可裼者只是第一重裼衣使第二重襲衣可裼不是錦衣之上復有裼衣使可裼也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襲長之者主溫也

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畧反明衣

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

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

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

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

衣而已

論語大

卷之十

鄉黨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爾詩云

狔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如身礪之屬亦皆佩也爾軒

日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雖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

○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銜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悅

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燧觶貌如錐

以象骨為之礪礪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

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

悅拭物之中也觶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

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遺我佩玖女曰雞鳴曰維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

木燧鑽火也附禮書周官玉府掌共王之佩玉詩木

瓜日報之以瓊琚琚佩玉也瓊璫瓊玖丘中有麻日

遺我佩玖女曰雞鳴曰維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

瑀衝牙之類有女同車曰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以

納間渭陽曰瓊現玉佩采芑曰服其命服有琚葱珩

大東曰鞠鞞佩燧公劉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璠爾雅

日璆璉也綬綬也佩衿謂之褱玉藻曰將適公所既

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占之君子必佩

論語

卷之十 鄉黨

后

造喜齋

鞞幽衡三命赤鞞蔥衡。經解曰行步則有環佩之聲。
 左傳曰佩衷之旗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
 梁懷曰改步改玉申叔儀曰佩玉藻今晉語曰白玉
 之所六雙珩似磬而小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
 戴禮曰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
 玼珠以納其間珩瑀以雜之說文云淮中而玼珠荀
 子賦篇旋玉璠珠弗知佩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隧
 處子佩璜又曰璠珠以納其間○古之君子必佩玉
 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珩瑀下有衝牙貫之
 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
 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禮
 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
 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
 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
 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天
 下莫不貫者道也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
 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
 辟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居欲

其有所安才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
 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
 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珥之於前
 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為
 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
 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
 所左也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
 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
 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璠璠蓋玉之貴者莫如
 白賤者莫如璠璠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
 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璠其質也世子佩瑜
 則士佩璠矣士佩璠則世子而上佩璠矣璠或作瑜
 以其多石故也或
 作珙以其賤故也

非唯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與腰同要音有襜音積而旁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居 逆喜齋

份按打字是就字之訛

言言大... 卷之一... 讀本

無殺所戒反縫旁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齊音倍要

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問襞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

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濶倍於上面要也

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

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

也朱子曰惟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

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

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

之要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雙峰饒氏曰要半下

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

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二衣之裳皆然惟深

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濶倍於要三之一不

為襞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

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

濶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惟

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

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通考吳氏程曰要作襖同音

腰襞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蹙其腰下而疊之也

殺謂下廣上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

互相證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

腰也仁山金氏曰襞者禡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

多而濶須著禡疊竹筒以束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襞

積也附禮書裳有纁有素有黃有玄有雜纁裳緇袍

明衣之裳纁緣其餘推此可知易曰黃帝堯舜垂衣

論語大... 卷之一... 鄉黨... 遊喜齋

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昏禮。主人。冠。端。玄。特牲。記。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鞶。喪。服。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襪。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明。衣裳。深。衣。裳。○。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生。喪。服。裳。內。削。幅。二。三。衽。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鄭。氏。曰。衽。者。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明。衣。裳。不。辟。喪。裳。三衽。則。吉。裳。不。特。三。衽。而。已。明。衣。裳。及。蔽。則。凡。裳。不。特及。蔽。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緇。緇。緇。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純。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絲。則。凡。裳。有。緣。可。知。也。王

藻曰。衣正色。裳間色。然冕服玄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雜裳。玄端服惟三裳而已。士昏禮使者玄端。鄭氏曰。有司緇裳無據。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之裳。非間色也。蓋衣之玄緇。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爲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爲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玄爲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纁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蟻裳玄彤裳。纁。詩曰。毳衣如璫。又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蓋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託於火故也。若夫玄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玄裳。太保太史之襍。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惟裳而已。孰謂深衣之裳。乃削幅耶。○

份按朝服與玄端相似而其裳則素朝服玄端其冠皆玄冠也玄冠者冠弁也弁之下者也或問冕弁之制則謹考三禮註疏及陳氏禮書而以

楊信素食禮圖為準乃撮其大略而誌之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而章弁皮弁之屬亦其所掌則冕弁同官也五冕曰交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蓋因服之異而名之也五冕之服皆玄衣纁裳鄭氏謂裘冕九章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皆繪於衣者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皆繡於裳者鷩冕七章則其衣去龍山二者毳冕五章則去華蟲九而登藻粉米繪於衣絺冕三章則去宗彝藻而刺粉米於衣鷩冕則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楊信齋以為王之衾冕當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推此則鷩冕而下亦應進加也王以衾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饗射以毳冕祀

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為燕服在周以為夕與喪服以至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此所謂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非費善衣之次也蓋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為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而不相連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蓋以其衣裳邃焉故謂之深衣以其祛袪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

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儀服經傳通解續主人未小斂而弔弔者易羔裘玄冠禴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而弔弔者襲裘主人既成服而弔凡弔事弁經服王弔服為公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三衰其首皆弁經天子遙哭諸侯爵弁經紵衣諸侯弔服為卿大夫錫衰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當事則弁經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為弔服弁經錫衰士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總經帶疑衰素裳庶人弔服素委貌自布深衣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季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

月吉讀邦法皆因言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

四望山川以禘冕祭社稷五祀以玄冕祭群小祀蓋五冕皆祭服也然禘觀會同大會如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秉耒是也上公自衾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王大夫及公之孤自絺冕而下其服二大夫皆得服玄冕王之衾則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公則止九旒旒九玉纁玉三采也王之鷩冕則前後各九旒旒十二玉纁玉五采而侯伯則七旒旒七玉纁玉三采也王之毳冕則前後各七旒旒十二玉纁玉五采而子男則五旒旒五玉纁玉

三采也王之鷩冕則前後各五旒旒十二玉纁玉五采而王之大夫公之孤則四旒旒四玉纁玉二采也王之玄冕則止二旒旒二玉纁玉二采一命之大夫則鄭云冕而無旒陳云一旒一玉也賈疏云公惟有一冕以冠五服則下此者皆亦一冕可知矣自公之衾冕至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若助祭則隨享用之如王祭群小祀玄冕則助祭者亦玄冕是也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衾冕侯伯鷩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若事之重者則亦用之如

言言大全卷之一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蘇氏

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朱子曰前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蒙引吉月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通考吳氏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布為之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

亦有飲不遷坐易常處也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至醉之說

○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

○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三

適喜齋

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諸侯之視朝視朝皆弁而不冕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蓋至於士而不得有冕矣此所謂五冕者也然裘冕而上又有大裘而冕乃不曰六冕而曰五冕何也陳祥道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裘冕禮記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合周官禮記以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護大裘也蓋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主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焉是說也楊信齋取之然則衮冕者被衮而

不服大裘也大裘而冕者被衮而服大裘也三而一者也故止謂之五冕也賈疏謂大裘取質其冕無旒故不數之豈其然乎乃觀禮又稱侯氏禘冕釋幣於廟此非別有所謂禘冕也衣禘衣而冕也禘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禘蓋大裘而冕之與裘冕合言之則大裘之上必被衮衣而析言之則大裘固在衮衣之上矣信齋謂公衮冕爲上其餘爲禘侯伯鷩冕爲上其餘爲禘鄭氏謂公以裘冕爲禘侯伯以鷩冕爲禘二說不同信齋之說是也若乃所謂弁者曰爵弁韋弁白皮弁曰冠弁謂之三弁蓋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孔安國云爵弁

言言大章

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

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

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也其流則爲窮

口腹之欲矣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

餲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所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

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

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

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

人粥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饘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論語大章卷之十 鄉黨

通喜齋

卽享弁也陳祥道從之楊信
齋云案可服兵事章弁服而
陳祥道謂章弁卽爵弁章軍
國並用之歟蓋楊氏亦疑而
未能決也愚謂爵者亦而微
黑章則赤色爵弁之服用絲
玄交纁裳而章弁則司服注
謂黼章爲衣裳聘禮注謂黼
布爲衣而素裳次司服聘禮
注解章弁服不同或者軍國
之容有別而爵弁之與章弁
其不同更甚然則果可謂之
爲一乎夫爵弁者冕之次也
賈疏云凡冕上玄下纁前後
有旒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制
大匠惟爲爵色而無旒又前
後平故不得爲冕禮記曰士
弁而祭於公謂爵弁也士止
於爵弁而無冕爵弁章弁則
重於皮弁也皮弁者以白鹿

皮爲冠其衣用白布其裳則
素積素積者以布爲裳而辟
績其要巾也王之皮弁會五
采玉璫象邸玉笄以之視朝
以宴以聽郊報以食以舞大
夏以勞而諸侯則以聽朝以
卜夫人世婦使入於寢室以
迎王之郊勞卿大夫則以聘
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以下
宅大學以釋菜士冠再加則
用皮弁而凡葬也弔也大端
也蓋皆以之冠弁亦曰玄冠
玄冠一冠而有兩服朝服也
玄端也朝服重於玄端朝服
之布用緇玄端之布用玄六
人爲玄七人爲緇殺有不同
但朝服則素裳而玄端則上
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確裳
其裳各別耳朝服則玉以之
田以燕群臣以養老王之卿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

續之母割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

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

緣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
京師規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
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
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
續曰因食餽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
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蔥以
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傳主人之舍也續
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
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食肉用醬

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

禮記內則濡

濡烹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茶包豚殺其惡氣故開
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
蓼卵鄭氏讀爲鮓鮓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鼈醢醬
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采子曰醬非今所謂醬
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峰饒氏曰
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爲品非一飲
食各有其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
麋腥濡雞濡鼈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
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
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
不食也附周禮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
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春時羹齊夏時醬齊秋時
飲齊冬時醢言飯之齊和四時常溫比於春
時故鄭云飯宜溫大羹羹菜羹等其所齊和四時
常熱故云祇夏時羹宜熱故也醢人醢人雖有醢醢
不言醬卽豆醬也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

通喜齋

讀本

服之以從意諸侯諸侯以日
視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臣
卿大夫服以朝君諸侯之臣
以為其君曰視朝之服大
夫士以爲祭服士冠以之筮
日亥端則大夫卒食以居諸
侯孤卿大夫士之齊服士祭
以筮日筮大夫士以爲私
朝之服或以車親或以摺相
士始無則服之以見鄉大夫
鄉先生蓋立端之所用尤多
也要之朝服也立端也其冠
則皆立也書傳所謂委貌
者也禮記曰士冠而祭於已
謂立冠也士齊祭同冠天子
諸侯大夫齊祭則異冠也立
端亦有不用立冠而用冕者
天子之齊服也蓋諸侯以下
之齊服皆立冠立端而以組
纓爲別諸侯以下士以綦是

也惟天子之齊冠用冕耳立
端亦有不用立冠而用緇布
冠者則諸侯以下之始冠也
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纁
緇耳天子始冠則不以緇布
而以立冠也立端之施於冕
及緇布冠者惟此二條其餘
則大抵施於立冠也立弁之
服惟爵弁以絲與冕同制韋
弁即用韋布矣皮弁冠弁則
固皆用布也凡冕弁之制上
得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
弁服雖上下通用而其用則
固不同者矣○儀禮問者
五冕三弁之別而文獻通考
則謂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
冠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服也
夏文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
貌章甫也追是也若由楊氏
說不同其實二年蓋通考所

言言大全卷之一
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言醬齊賦秋時
若漿人六飲木漿之等四時皆須寒故言飲齊賦冬
時飲宜寒故也○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
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
二十齎註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齎六十齎以
五齎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齎菹醢物六十齎
○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齎以五齎七醢七菹三醢
實之註齊當爲齎五齎昌本脾析麋豚拍深蒲也七
醢醢麋鹿麋麋也菹菹之稱菜肉通○醢肉汁也昌本
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醢亦醢也作醢及齎者必
先勝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
置甌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麋麋肝醢醢或曰
麋麋醬也有骨爲齎無骨爲醢青蔓菁也茆見葵也
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羸虺蜃大蛤蜊蜆子鄭司
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羸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
爲脯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芹楚葵也深蒲蒲始生
水中子篤箭萌竹萌○醢人掌其五齎七菹凡醢

物以其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實客亦如之○王
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齎註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
醢成味疏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禮記內則
蝸醢而菹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除大羹兔羹和
糝不糝濡豚包苦實糝濡雞醢實糝濡魚卵醬實
糝濡醢醢醬實糝服脩蜃醢肺羹兔醢麋膚魚醢魚
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醢蔬食蝸至卵醢此
一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醢醢而菹食雉羹者謂以
蠃爲醢以菹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麥食脯
羹雞羹者謂以麥爲飯析稌大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析稻
者亦味相宜也析稌大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析稻
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和糝不糝
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糝也
濡豚包苦實糝者濡謂亨煮以其汁調和言濡豚之
時苞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又實之以糝濡雞醢
醬實糝者言亨濡此雞加以醢及醬又實之以糝
濡魚卵醬實糝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爲醬濡亨其魚
又實之以糝濡醢醢醬實糝者謂亨其醢加醢及醬

論吾之全卷之一 鄉黨 三 造喜齋

謂弁者儀禮圖之章弁皮弁也所謂冠者儀禮圖之冠弁也統言之皆曰弁細分之則冠弁又自爲冠耳○通考曰冕如於黃帝至虞以爲祭服所謂冕而祭也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弁爲後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弁之傳里始分矣又曰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固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僭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天甲庚王之麻冕禴裳是也納后妃服之

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秦冊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冕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奉祀亦不果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干服之以乘耒服之以執劉執鉞亦無嫌也適禮之宜而已說約曰衾衣孔注今之被也然集註云不可解衣而寢則必別有其制或事以創起禮家不載矣說約曰莊子注董幸菜也按

又實之以蓼服脩蜚醢者服脩謂服脯也言食服脯之時以蜚醢配之脯羹兔醢者脯羹即上析脯爲羹以免醢配之麋腥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魚醢配之麋腥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此云麋腥即上麋膚謂孰也桃諸梅諸明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明鹽和之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菹鄭云桃諸梅諸是也白蠃醢至此二十六物者皇氏云蠃一也菹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析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以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及醬各白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服脩十七也蜚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也麋腥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

授醢醬公設之註醢醬以醢和醬公設之者以其爲饌本疏按歸養餼醢醢別知此醢不別而以醢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醢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醢明以醢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朱子曰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字如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朱子曰肉雖多不也凡蔬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間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酒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論語卷之十一 鄉黨 三

論語卷之十一 鄉黨 三 適喜齋

說文章與葉錯曰通謂其臺
椿非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
也許子洽往嘗語我變食只
在此等非必如今釋氏之斷
肉或又難之曰帶尚不如何
况肉耶然據周禮又以加牲
盛饌等為變食則雖不飲酒
茹葷之說猶為誤引姑闕如
可也
說約曰備攷朱子謂精為鑿
鑿與鑿同說又云糲米一斛
春九斗為鑿釋名曰糲一斛
春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異矣
愚按前說則古人以十斗為
斛與今制異報切之者再橫
切也內則注細縷切者為膾
大片切者為軒○困勉錄曰
本文精字與八斗為精之精
微別註鑿字與九斗為鑿之
鑿微別益曰精曰鑿木有定

指但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
對則楚活字包得精鑿不指
定九斗八斗也註鑿字亦如
此大全雲峰及備考之說太
拘
達說曰食不厭精節言食之
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食饒
而餽節言食之傷於人者聖
人所不取又曰失任是人事
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也
行遠莫不得其精言評曰此
文起請對鑿字與九斗有二十
餘字其意與此同也王舉則
謂人共醢六十餘人其養
菹醢物六十餘人醢人養
之專司耳安得稱其官而昧
其所掌乎古之所謂齋益於
豆蕘音也凡山珍海錯亦皆
是非即今人日用之食醬也

言言不三卷之一

以為人合歡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澹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澹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

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附邢疏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

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

論語大全卷之十 鄉黨 三十四 適喜齋

讀本

道慶辨凡一壘一醢三菹三
醬乃朝事之豆也菹菹醢醢
膊析麋醢蟹醢醢豚拍魚醢
凡三壘四醢一菹乃饋食之
豆也芹菹兔醢深蒲醢醢涸
菹雁醢荀菹魚醢凡一壘四
醢三菹乃加豆之實也共二
十四豆而醢醢魚醢皆再見
故曰五壘七醢七菹三醬此
四豆之三并蓋豆之實而為
四也
說約曰按輔氏說即無量似
兼人言之然諸家不從達說
或為賓為主務要與人盡情
故不可為限量言只飲若干
此以常情體之自明也且醢
意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
無量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
亂乃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
明飲食之節耳

說約曰不多食有蒙引達說
折衷俱不承薑說
份按朱子駁南軒三經文出
三日不食之矣句乃解上文
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
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
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
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
惠也則此條不宜採入矣
困勉錄曰蘇子由云禮食必
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
古者將田祭貉特射祭候用
火祭燻用師祭禘食必祭先
倉粟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
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
先卜先嚙先牧先農先禱先
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
禮無非敬也

言言大全卷之十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
人飲食每種上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曰古席地
而坐置豆於地故置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
祭物於豆間之地
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誠也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此一節記
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
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謝氏曰聖人飲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
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

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
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
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
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
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
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
○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
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
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
謂跪也○雲峰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
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
正也○蒙引只是必正席之意泛說為穩不必依葉
氏註葉氏謂以方為正以事為正此蓋是外意然亦
論吾大全卷之一鄉黨

適喜齋

說約曰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預世誤入耳

備攷日月合春命國儺九門磔讓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勞穡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爾困勉錄曰蒙引存疑專主致敬言註或曰一段非正意不

必從也然所謂致敬者有二一則以賓主之禮不可因鄉人而失之一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而忽之蒙引只說得賓主一邊未是玩註則似欲只重古禮一邊者

聖人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元未及此須要主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魃頭是也帥與率同百繇繇同而時難儺同以索室歐疫以索室中疫思而驅逐之也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戲亦必朝服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

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己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己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

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問鄉人儺古人此理節目不可想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禴音陽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禴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禴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己而安也

論語大全卷之十一 鄉黨 三

讀本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爾蒙引鄉人非士大夫常人以爲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儻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萬石君子孫爲小吏來歸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存疑。還是致敬意不是欲使神依已。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

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

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楊氏

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

告之直也。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

則直。○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賢人賤畜。

許六。理當如此。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蒙引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問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為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畜許六反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餒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

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

曰肅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

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峯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

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也。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日膳時戰夫授祭

說約曰玉藻詩食於先生異許者後祭先飯注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爵於已者後祭亦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皆之也則侍食於君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鄉黨 三

可知然玉藻言後祭此言君祭則已不祭宜別也

言言方之

飲食必祭授每品物皆先嘗品嘗食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待食

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

客禮也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附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

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

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雖得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

東首以受生氣也新安陳氏曰天地病臥不能著陸

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

大帶於上也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禮當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

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

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

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

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東牖下南

軒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忘恭也雙峰饒氏曰君未

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

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

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論語卷之十 鄉黨 四 適喜齋

重平聲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壅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說約曰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

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此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附蒙引朱子於此章一則曰朋友以義合二則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愚謂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感激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為殯也何則只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魏元忠受武后遺詔而感泣不知義也然則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元忠之不能效義於李氏也固然矣夫朋友非必有大氣力者然車馬之饋且不拜而元忠乃為武后之詭恩所動其可惜可恨也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

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

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

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

形旬前篇

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

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附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

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

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

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通義白雲許氏曰古者車皆立乘馬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輶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穹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輶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邢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之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

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

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
蒙引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
日必變非聖人為所驚惶而失次也
此一節記

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辨志堂訂正說約曰綏是挽以上車之索記所云僕并纏

論語大

三

道喜齋

授綏及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是也顧辭士謂作初升車則
授立字當作在車中升車猶
乘車耳劉上玉謂始下車中
二字即如註作初升未嘗不
妥劉說為是升車挽索時亦
可正立無礙立字也

份按孔疏云廣弘大也車已
高若在上而聲大欵似驕矜
又惑眾也此條忽將車已高
若在上而聲大九字訛為車
高大三字且置之也字之上
遂令人不可解孔疏又云在
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
麾於四方今所改亦不如原
文

言言一全 卷之二 三 讀本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形句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
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正
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宋子文集讀禱書偶
記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之
以為安也故執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
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或綏以先升良綏君所
執以升者或綏亦曰散綏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
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僕執
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
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存疑重在正立
不重必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升車正
立與席不正
不坐一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問
中不內顧一章采子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
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
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
曰三者非獨恐其惑眾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
○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
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欵者欵聲
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欵似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
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顧不
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
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此一節記孔
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
禮其見於乘
車者如此

論語大全 卷之十 鄉黨 三 適喜齋

說統曰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決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其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困勉錄曰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然人意在言外時哉句兼時飛時止二意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程子曰色

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關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

又反

邢氏曰邢氏名昂濟陰人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

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

嗅當作臭古闐反闐苦張兩翅也見形句爾雅愚按

如後兩說則共居勇反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

文不可強上聲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爾雅釋獸

費許斬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費人曰橋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天矯舒展屈折名橋魚曰須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臭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

命吾人之鄉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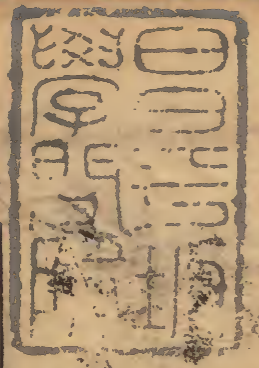
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卽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今覽德輝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後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卽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倚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白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應曲當人見其動容。

周旋無不中禮，一言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常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通考董氏曰：其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臨川吳氏曰：山梁雌雉，常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歎字，亦象文之誤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

過喜齋



言言力全 卷之十 三 讀本

藥特遊漢董凡以其向也泉皇共心于...
能與此益時發世學亦不學其于以自...
齊當取其新益難恭自不世而合也昔自于...
限或無不中難一言請一容獲一舉煙無不...

